

三代人，一方讲台

■ 余岩

奶奶享年八十九岁，她将其中三十三载光阴，牢牢系在一方小小的讲台上。

岁月流逝，老屋那只樟木旧箱早已不知所踪，诸多尘封老物件也悉数消散在时光里。唯有一张泛黄的旧照片，始终清晰镌刻在我的心底。照片里，十八岁的奶奶梳着齐肩长辫，眉眼清亮，浅笑温柔，这般明媚模样，正是她与教育事业结缘最动人的开端。

奶奶1980年离休，她教书育人的种种往事，我大多从父亲与姑姑的口中听闻。那个年代日子苦，村里好多孩子读不起书。奶奶每个月领了工资，总要留出一部分，买本子和铅笔，塞给班上最穷的几个学生，有时还把自己的口粮分些给瘦弱的孩子。

冬日寒风凛冽，见学生穿着草鞋，双脚冻得青紫，奶奶就在灯下连夜赶制布鞋，次日悄悄放进孩子的书包；每逢开学，她翻山越岭、走村入户，站在乡亲屋檐下反复劝说辍学的孩子重返校园。她从未张扬过这些细碎的善意，只是把所有温柔与坚守，都藏在了三尺讲台、一方乡土之间。

家风润物，教泽传承。长大后的姑姑，承袭母志，站上县城实验小学的讲台，成为一名数学教师。我幼时总能瞧见，每逢姑姑回家，奶奶就要拉着她盘问好一会儿。

后来姑姑告诉我，她刚当老师那几年，每次来看奶奶，奶奶都要问她教学上的事。“你奶奶啊，对学生很关心。”姑姑说，“如果我教学上有什么问题，她批评我的时候，一点儿都不留情面。”

这份严苛与坚守，成就了姑姑的治学态度。姑姑书房的格子柜里，码着厚厚一摞教案，我儿时曾偷偷翻阅，其中不止有工整的公式例题，更记录着每一位学生的短板、错题与专属辅导方案。姑姑身上那股认真劲儿，和奶奶如出一辙。

两代人的讲台坚守，日日浸润、年年熏陶，在我心底埋下了一颗名为“教育”的种子，悄然生根待发。

2012年，我大学毕业，从市里文化单位再到县里行政单位，岗位几经调整，视野不断开阔。再去看望奶奶，换我给她读报时，我第一次会这样说：“你的嗓子，适合讲课。”

一句叮嘱，半生期许。2017年，县域教师招考的消息传来，我毫不犹豫报了名。蛰伏多年的种子，终于破土而出。通过考试那天，我第一次告知奶奶，她用手轻抚我的头，眉眼间满是欣慰：“娃儿，我就知道，你是当老师的料。”那一刻，我深知，

我接过的不只是一份职业，更是薪火相传的初心。

如今，我站上中职学校讲台已近十载。不同于普通高中孩子，我的学生基础参差不齐，不少人懵懂迷茫。但我始终相信，每个孩子都可以发光。批改作文时，我从不吝啬赞美，哪怕只是一句鲜活的话语、一段真挚的感悟，都会认真圈点、落笔夸奖；接手新班级，我耗时三周熟记每位学生的姓名与模样，摸清每个孩子的性格与学情。

同事说我过于较真，我说：“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习惯。”

是的，这是奶奶翻山劝学、雪中赠暖的赤诚，是姑姑伏案深耕、细致治学的严谨，是代代相传、从未更改的育人初心。

奶奶离世那日，前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，院落挤满了她曾经教过的学生。医生、教师、公职人员、企业家，甚至有牵着孙辈的老者，他们纷纷握着我的手细数恩情。奶奶一生囿于一方乡土，讲台不过三尺，足迹未出县域，可她倾尽心血托举的学生，带着她的教诲与期许，替她走到了很远的地方。

时光更迭，讲台依旧。如今我伫立讲台，望着台下一双双澄澈的眼眸，总会想起年少的夏日午后，葡萄藤叶筛下细碎暖阳，奶奶与姑姑一坐一站、一问一答，研讨教学、牵挂学子。那一幕光影，是一场无声的交接，一代匠人俯首耕耘，一代新人躬身承接，让教育的温度与力量，岁岁延续。

从前我以为，教育家精神是书本上宏大抽象的概念。历经近十年讲台坚守，我才真正懂得，所谓教育初心，从来不是惊天动地的壮举，而是代代坚守的平凡与赤诚。

于是，每次谈到工作、聊起学生，父亲总会说我眼里闪着光，我笑着回答：“那是每个学生都在发光，是他们成长路上独属于自己的多彩光芒。”

三代人，一方讲台，各有坚守，一脉相承。奶奶所处的时代，物资匮乏，教育稀缺，她的坚守，是拼尽全力不让一个孩子掉队，用心守护每一个梦想；而我们所处的时代，教育多元蓬勃，我的坚守是接纳平凡、赋能成长，托举起每个少年的独特人生。

岁月变迁，讲台轮转。变的是时代语境与育人方式，不变的是师者仁心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征程，三代人接力守一方讲台，以微光聚星河，以初心育桃李，唯愿每一个被温柔托举的少年，都能奔赴更远的山海，绽放属于自己的璀璨光芒。

忆我的老师

■ 郑传宝

你迎着春天的笑脸

撩起遮挡瞳仁的小窗帘

在晶莹的黑葡萄里

描画出一块蓝天

种下星星

种下太阳

种下穿透迷雾的光

你的手中不止粉笔教鞭

有时也握着一把薅锄

在一行行长满庄稼的作业本上

薅去疯长的杂草

扶正倒伏的青苗

把血汗和墨水化为肥料

催着庄稼拔节长高

你的职责何止传道

你还是母亲——

把热饭端给饥荒的眼神

把毛衣披在寒颤的肩上

你还是医生——

让受伤的“小病号”

在你的目光里返青，茁壮成长

三尺讲台三十年

不经意间双鬓飞霜

曾经唤醒一茬茬少男少女的金嗓子

不知何时哑哑，咳出缕缕药香

一根教鞭成了撑起一座山的拐杖

翻阅一摞摞旧教案底下的证书与奖状

一支粉笔，写下自己的担当与分量



一截粉笔

■ 聂厅

一截粉笔，誓要把黑板写白

一截粉笔

能让一块黑板燃烧起来

粉笔用剥落自己的方式

把内心剖给莘莘学子

从春到冬

粉笔灰落成雪山。风吹过

有的落到衣领

有的落在双鬓

粉笔越写越短

从笔端流出去的人才却越来越多

桃李满天下是对一截粉笔

最高的褒奖

当这截粉笔

短到两个指头都捏不住

笑出了菊霸般的璀璨



师者情怀

■ 高英

都说“医者仁心”。那么，师者亦然。每当我思索这个问题，记忆里总会浮现出数位老师的身影。

第一位便是我的父亲。父亲于我，既是慈父，亦是严师。曾有一次，他为我讲解数学难题，我却心不在焉、思绪游离。待他讲完询问我是否听懂，我惶恐得不敢应声。父亲无奈之下，轻轻敲了敲我的额头，对我严厉教诲。又愧又悔的我含泪静心聆听，待他重新讲解一遍，我才彻底吃透解题思路。从此，我听课再也不敢分心走神。

我熟识一位杨姓男教师，他授课时手中常执一根教鞭，虽极少真正责罚学生，却也偶有惩戒之时。可奇怪的是，学生们从未记恨他，反而由衷爱戴。前些时日，我偶遇他昔日的学生。谈及恩师，对方满怀敬意，略带腼腆地对我说：“我年少时顽劣调皮，也曾被杨老师管教过。”我顺势问道：“你心中可曾记恨？”他摇头浅笑：“从不记恨，我晓得杨老师是为我好。”我深知，这番话语皆是他的真心。

一个真正爱学生的老师，学生一定能感受到他的爱，就算高高举着教鞭，学生也能体会到冰冷教鞭下的温情。

为师者的赤诚情怀，未必悉数体现在和煦温柔的言语之中。更多时候，它隐匿在教师默默耕耘的坚守里，藏在恨铁不成钢的恳切责备中，亦藏在那高高举起、轻轻落下的教鞭里。红笔勾勒间，批改作业至深夜；昏黄灯光下，评析试卷到天明；教室门口若悬河、侃侃而谈，回到家口干舌燥、腰酸背痛。笔尖摩挲纸页的细碎声响，唯有晚风静静应和；彻夜伏案的疲惫身姿，唯有星月默默见证。

医者行医，直面病痛患者，诊症施

治、祛病除痛，短期便可见成效。师者育人，面对一众心智尚浅、性情各异、亟待成长的学生，重在初心引领、润物无声。

这份引领，远比搀扶盲人前行更为深远，它是精神层面的滋养与摆渡，是在学生心底播撒真善美的种子，根植理想与信念的火种。这份引领绝非生硬管束、揠苗助长，而是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，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，一颗心温暖另一颗心。

教育不能急功近利，就像农民种庄稼，需要耐心等待。静待种子破土、幼苗抽枝、小树成材，这是一场漫长的修行，漫长到师长或许难见证桃李盛放、硕果累累。教师便是摆渡学生的引路人，护送学生从此岸奔赴理想彼岸。待学生扬帆远航、奔赴山海，他们便折返原地，开始下一场守望。岁岁年年，循环往复，从未奢求亲眼见证最终的繁花硕果。

荣获“全国优秀共产党员”“时代楷模”“感动中国2020年度人物”等荣誉、创办华坪女中的张桂梅校长，一生勤俭自持，将积攒的每一分钱，悉数倾注于学生身上。她的无私善举，改写了数千山区贫困女孩的人生命运。但在我看来，这并非其最可贵的底色。

她最动人的坚守，是将不屈命运的风骨深深植入学生灵魂，将“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，我欲于群峰之巅俯视平庸的沟壑；我生来就是人杰而非草芥，我站在伟人之肩藐视卑微的懦夫”的信念，根植于每一个孩子的心底。一个心怀赤诚理想、笃定信念的人，什么困难不能克服，什么目标不能实现？

这便是为师者的赤诚情怀。他们以自身微光、学识与担当，启迪学生心智、涵养学生风骨、照亮学生漫漫前路。

沧浪山下那抹烛红

■ 陈昌荣

将我略显稚嫩的文稿，视作亟待雕琢的璞玉。临别之时，我局促坦言，钱包不慎遗失。她未曾多言，不仅带我在报社食堂用餐，还执意将五十元钱塞入我的掌心。“等你以后成为作家，有钱了再还我。”她说，“我向来乐于与作者交友，尤其珍惜基层心怀理想的创作者。”

那天晚上，我躺在旅社的床铺上，彻夜无眠。窗外夜色沉沉，往来车辆的灯光与夜空的点点星光，悄然与记忆中的烛火重叠交融。这束光不炽不烈，却足以照亮前路、温暖人心。

次日清晨，秋风拂柳、枝叶翩飞。知晓她工作繁忙，我不忍打扰，悄然收拾行囊，踏上归乡班车。数日之后，她的书信如期而至：“见人去床空，心底难免怅然。”同时宽慰我，“身为编辑，当秉红烛初心，燃烧自我、照亮他人。”

这句箴言，如深刻印记，永久镌刻在我的心底。我的处女作《购礼曝光》，经她精心修改，最终刊发于《十堰日报》文艺版头条，成为我文学逐梦路上的第一步。

后来我才知晓，刘祥慧老师也是一名业余创作者。工作中，她将大多精力投入到编辑岗位、培育基层青年作者中，宛如不知疲倦的春蚕，更似默默燃烧的红烛。她从海量来稿中，发掘出我的《情系鲍竹路》《家乡的石拱桥》《竹火把》等散文，以及《痛苦的抉择》《一碗稀饭两个包子的故事》等小小说。我的这些拙作，经她细细打磨，陆续被《十堰日报》《武当风》《农村新报》采用。

岁月流转，如今沧浪山下早已万家灯火，明亮电灯取代了旧日红烛。但每至夜深人静，我总会忆起那那支立于碗底的红烛，忆起温柔热忱的刘祥慧老师。她一生平凡，却始终如一支赤诚燃烧的红烛，默默奉献、温暖众人。

难忘恩师情

■ 王梦洁

漫漫求学路上，我遇见过许多认真负责的老师。他们为我传道授业、指引前路，在我的青春岁月里，留下了无数珍贵回忆。众多恩师之中，最令我铭记于心的，便是我的高中班主任兼数学老师魏磊。

高一下学期文理分科，是我人生中的重要转折点。我认真审视自身长处与短板：语数英三门主科基础扎实，成绩常年稳居年级前列，可物理等理科科目学习起来倍感吃力。反观文综，虽不算拔尖，却更契合我的思维模式，学起来轻松顺畅。经过慎重考量，我坚定选择文科，并以文科年级第一名的成绩，与魏老师如期相遇。

初见魏老师，朴实温和是我最直观的印象。他个头不高，身形微胖，衣着简约朴素，周身透着踏实真诚的气质。彼时的他三十出头，我心底难免生出一丝疑虑：这般年轻的老师，能否带领好我们班级？但日复一日的相处，让我彻底打消了顾虑。

魏老师行事干脆利落、有条不紊。他专业功底扎实、课堂逻辑清晰，复杂的知识点经他讲解总能变得浅显易懂。尤为难得的是，他深谙因材施教的育人之道，从不以单一标准束缚、要求每一位学生。他细心留意每位同学的学习状态，推行分层教学：为基础优异的学生拓展拔高、攻克难题，为基础薄弱的学生耐心辅导、查漏补缺。他温柔亦严苛，真诚且尽责，从不轻言放弃班里任何一名学生。

为鞭策自己提升数学成绩，我主动请缨担任数学课代表，魏老师欣然应允，自此我们成为默契十足的师生搭档。每节数学课前，我都会往返于教室与办公室之间，确认当堂学习重点，反馈全班学生学习疑点与听课状态，收发堆积成册的作业与试卷。老师对我的工作格外信任，这让我愈发

